

Nº 000595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编 辑 说 明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中 央 档 案 馆
辽 宁 省 档 案 馆
吉 林 省 档 案 馆
黑 龙 江 省 档 案 馆

一九九一年五月

《宋王荆文集》

次合卷 魏景微 潘景修 魏成兴
喜静安 中永祥 革清王 魏成兴

兴 魏 永永祥 林 法 同 魏
景 王

次合卷 魏景微 潘景修 魏成兴
喜静安 中永祥 革清王 魏成兴

责任编辑：吴 铭

编 辑：魏成兴 安德喜 鄂菊萍
并 校 对

审 稿：潘景隆

编出时间：1990年12月

印刷时间：1991年5月

印刷单位：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

印 数：2.020册

编辑说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编辑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所保存的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和军队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档案资料，均按原件刊印。其中，凡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均在标题上加△号以示区别。

三、编入本文集的档案资料，均保持其历史面貌，编者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颠倒字作了若干订正；对明显的错字、漏字，将其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

号标明；但对原文标题中的机关不确切的简称进行修改者（如“省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以党的组织机构为基础，分级编排（群团的文件排在同级党的文件之后；军队的文件单独编排）。在同一组织机构内，按时间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尚希识者指正。

一九三九年

十月

十月七日 天候不良 风大有雨雪势

因诸种准备不及延缓出发。派遣张成振同志回赴北部队给予黄主任、张师长指示信一件。特述日寇边境对苏蒙冲突必紧张，但我进攻谋算亦必不放弃，勿因一时情况转变而忽略日贼对我故布疑阵，务必时刻戒备，目前万勿再在现地盘旋。同时速出北方面活动，务必努力作妨扰敌人交通输送之积极活动。对于服装、给养、粮食尽力筹备。总部本部西返时必须依照预定确保交通联络及粮食准备，对于军队及地方运动亦有述及。

对警卫队新拨编五军三师九团之崔光海等各同志，嘱张成振同志代余特别慰勉。张成振上午八时自京石泉驻屯所出发，下午八时可到着王福冈附近

1939年10月

北部队本部。

是日加紧作东行行军准备，并安置临时病院疗养人员。储藏各项装具。决定明日（八号）出发东进。

是日整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下江工作简则”，复写完竣，留付徐主任转交黄主任。该简则照临时工作会议原则修正其要点。

1、以总指挥部下江参谋处、政务处为中心，统一下江地带之联军各军部队及地方抗日救国群众运动之集中统一领导。

2、保持下江联军部队实力之基本与地方民众联系，时刻着眼于紧张事态之发展工作。

3、党吉东省委下江领导工作。

4、工作方法与一般之要领。

另留信给黄主任玉清、张师长镇华嘱依兰则及另项指示，务必坚强斗争，紧张工作。向党组织提请求余与王一知同志革命的爱，同居成夫妻关系，余以工作地位重要、斗争紧迫与艰难而突有此举，在党组织与群众领导关系上，不能不有以说明，特给专信与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清同志，实有必要。但为

顾虑引起敌方注意与今后工作活动计，除黄同志与第二组同志外，暂不宣布余与王一知同志之婚姻。

并留给徐主任、金助理员一信，补述临时后方工作指示。

十月八日 天晴

诸事准备就绪，为七军全部及虎、饶五军三师部队之亲巡视，余遂率简拔之干部卫从人员，以五军三师九团一连赵班长荣泽为向导，午前七时半自京石泉临时驻屯所出发东南进，为避免暴露行动目标及不与敌人接触计，概走山林荒道沿宝石河上流越乾沟子（宝石河西南支流），横过兰花顶子南干各山谷，行进方向多曲折迂回，行约五十里，午后四时抵一谷地宿营，未带帐幕，露营。该地多草，刈草为遮掩及铺垫，燃大火堆，周围寝卧，对警戒及战斗准备有稍稍妨碍，但事实上不能避免。该宿营地距日贼新筑由宝清斜向西南兰棒山东南之长山堡附近之新开煤矿汽车道约五里，距兰花顶子（东北方向）敌人交通守备队驻屯营约十里，该地约走

1939年10月

狗“满”兵三、四十名常川驻守。

十月九日 天晴

因避免为敌发现我之行动，必须利用暗夜越过汽车道，午前三时半早餐终了即出发，东走进七、八里横过汽车道，残月微明，隐约西北望尚可发见敌之兰花顶子驻屯所，哨楼高耸道西山颠，瞰视南北，视界广阔，拂晓登汽车道东山，就遮蔽地行大休息，燃火取暖。日出三竿以后，避免烟火飞升为敌察觉，乃另选谷地设警戒哨于山上，部员悉就日曝行安眠，美妙之日光裕，为游击生活之常有事。盖因是日须渡挠力河及越过密宝汽车道河岸及道两旁地形无荫蔽，且系平夷漫岗浅草不深，秘匿之行军昼间不宜，待日落山西，乃由大休息地东南、东北走挠力河岸。河宽约十五米乃至二十米，涨水时非船械不能渡，幸今水不深，流不急，得以系绳徒涉而过，水深及腹下而已。在河南岸治晚餐，食毕已下午七时半天昏黑矣。乃续东进，银河突现，星点辉明，颇有助于荒林夜行，不致迷失方向，比及将到密宝汽车道西五、六里，瞥见汽车六、七十辆，灯光飞扬，

接连不断，蜿蜒如长蛇，向南直驶，判为日贼运兵之载重汽车，大概从佳木斯、富锦经宝清。若果运兵，则兵力当在千名左右。日间行驶，日贼亦恐暴露真象，且避免遭受空中之意外，故利用暗夜输送，日贼亦诡矣。我方行动兵力惜太少，否则加以猝然之袭击给与之损害必大。比余部横过汽车道时，后尾敌车已南去甚远。本部队横过汽车道处南方十里有日贼交通守备兵，北方二十里龙头山有守备队四十名，该处有挠力河大桥一座，木材架设，夜十一时抵柳毛河日贼采金队旧驻屯所露营。该地即为八月十日我南部派遣小队意外的加敌人采金班长以突然的袭击而溃灭采金队日贼，夺获全部武装之胜利战地也。自此之后，遂放弃其该地带之采金，一度出扰道两侧搜查我方踪迹未得结果，自此之后，该地带遂无敌踪。是日计行程共六十里，虽亘半日半夜之行军，且渡河横道，但不感觉疲乏。

十月十日 天晴

上午七时由露营地出发，东南走敌人柳毛河采金小径，越东南山干到达一谷地，亦为敌人采金班

1939年10月

旧驻地，治早餐续北行沿大色金别拉河上流左岸下行，午后五时就河北岸宿营。大色金别拉河水涨非桥不行，水浅时可徒涉，若骑兵则须辟徒涉场，因河岸斜面急峻，徒步则随处可以架独木桥，选择徒涉，是晚恐有雨，建简单营舍，计行程约五十里。

十月十一日 天晴

午前八时出发舍大色金别拉河而东行，有旧伐木薪炭业者常行道可利用，草甸虽深草，但无积水，行走并不困难，午正登东山，即地图上之小五道干（宝清东南），本部行经头道干、二道干，去年五军三师部队不断与敌作战，蒋团长继昌、蒙指导员文正等即战歿于此地带。东为小色金别拉河，本部就河西山谷，何家桦子房北山谷密林中宿营，刈草建筑简单营舍。时午后三时，行程已五十里至六十里，派朴队长等前往附近索取今夏南部派遣小队密藏之粮食，结果仅得白面二袋与食盐十数斤，其余大宗粮食状类为黑熊所损害。有可疑者若系兽害则又何以储藏多数之水鞋无支影，且食盐由袋内转注入盆一粒未抛撒于地，一袋小米亦无一粒发现。若

为人所盗窃，则又何以遍地撒面甚多，而余完整之两袋，究真相如何殊难索解。惟当时储藏处置，显有缺点，指望补充之行军给养遭此损失，影响于行动计划甚大。

捕获赵德山一名审讯无他异，系山野猎户伙伴三人（顶对房子）方自宝清来新筑密营窖房于小色金别拉河准备冬猎。据供称一日前由密山开到宝清日军汽车二十余辆，满载日兵，计约百余名，目的不明。共七、八日集中宝清之走狗“满”军三十团、三十五团及警察队约三百余名步兵，四日前分两批向大和镇（义顺号）开拔云云。就赵某等携带之粮强行购买补充行军给养，惟为数不多，仅供三日用。

十月十二日 天晴

休息，整顿行军事务。

走狗“满”军由宝清集中开义顺号显系为依义顺号为“讨伐”出扰根据，与虎林、饶河方面之敌军相呼应，必有进攻我七军及五军三师部队之企图。其目的地必为虎林小马鞍山，独木河以迄三人班、炮手营、花砬子、东大沟一带。若云由于“国

1939年10月

境”冲突，而经过义顺号，开饶河填实边防，其成行甚少，合以余亲见由密宝汽车道南开者，则定系日军应付边防无疑。以虎林边防之兵编为“讨伐队”而出扰，其行动目的系由密宝交境向东北搜索前进。而其由义顺号东南开饶河西南向敌军联络呼应结成包围网而以小马鞍山至三人班、炮手营为目标（攻击中心）搜攻我七军、五军部队并破坏临时后方，妨害我冬期准备。同时遮断同、抚活动中七军主力之南归。敌之此种计划趋势，总部早有见及，黄玉清同志由宝清东派巡视时即对五、七军部队有确切之指示，而各部之准备若未达到应有紧张程度，则我方困难必多。

总部此次东行，前途必遭遇严重势态。宝清方面之“秋季讨伐”日贼必以自密山或其他方面之日贼军当之。

十月十三日 天晴

午前八时出发东进，就夏季敌兵木业掩护队驻屯所附近过河，河虽深，但不宽，支独木为桥，河东山干由北向南绵亘，河东为五七里即著名之双牙

山，背双牙山直东走后稍偏北行，得小道，为联军部队经到宝清、虎、饶之交通道路。经小索伦干南端越小索伦河、大索伦河上流，地势平夷，悉为水草大甸子，惟今年水不多，故行甚易。行程约七十里，在大索伦干大索河东南宿营，林木甚少，宿营地难选择。翌日之程途同然，敌踪不多见，只鞑人猎队冬春出猎之踪迹纵横皆有。

十月十四日 天晴

午前七时出发东进，指遥望之东大山为目标（饶河、虎林西部分水岭——尖山子、土顶子）行约四十里，蛤蚂通河横于前，自南向北流入挠力河，河水涨时甚深，流急，不易徒涉，更无船渡，河宽十米左右，有狭窄处，仅五、六米架独木桥。本部行军即利用旧有小道横河之独木桥而通过。此小道为我联军部队常行之山道，由虎、饶西部接境之山岳地带西向宝清。除南沿老爷岭（完达山脉）林道东西走以外，即多走此道。蛤蚂通河上流之东南，即通称为“三不管”地区。本部所走之道，可谓为虎、饶境界西部西走宝清之“中小道”，北道即为义顺号

1939年10月

(大和镇)通宝清大道。北大道夏秋及春，因系水草大甸挠力河南岸之洼地，车马均不易行，仅步行则可(中小道，即南山道，则为吾联军辟走之道路与猎人常走之无定道路)。中小道沿完达山脉山干北侧林缘边东西行，骑步兵均可通行，虽有大小索伦河、大小色金别拉河西部之挠力河，东山之蛤蟆通河诸河川障碍，但架桥或徒涉都不甚困难。惟在蛤蟆通河以东十数里有水淀(圈泡)，南北曲折，若熟知路径者则有极狭窄处可一跃而过，否则无底深渊宽且无际有望洋之叹。

是日晚在距蛤蟆通河东岸百二十里左右之林内宿营，因恐天候变，筑简单营舍，夜里微雨，是日计行程六十里。

途中，行军侦探陶副官以枪刺杀貉一，毛灰黄色，细软厚密，为贵族裘料，肥而多脂肪，蒸治食之味甚美。

十月十五日 天晴

午前八时出发，望东方尖高山为目标行进，约七、八里抵山麓，尖兵发见远方行走一人，急猝奔

向林内模样，判断状况似非敌探，或系我方有关系之行人，乃由侦探队急追蹶之于四里以外，果然获得。讯问之下，知系由第二路军总部王参谋处长效明派出于蛤蚂通河岸渔工作之七军人员，回赴临时后方求给养补充，名王和系山中久年猎户参加七军者。我所欲到达目的地交通联络有关之情况及人事，大概询知，可谓顺利之极。乃于山麓溪边稍休息，东行稍偏北，越两重之最大山，约走六十里，午后四时到达东部虎、饶部队之交通联络目的地，该处留有联络员（土顶子西北沟），小溪边宿营。颜副官等人是日途中又射杀貉一。

十月十六日 天晴

休息，整理行军事务。午前十时，由联络员颜副官导引五军三师王副官长洁忱到本部宿营地，谒见余。报告该部虎、饶临时后方工作情形，最重要者为今秋八月，敌兵日“满”贼军自虎林黑咀子方面，向我五、七军临时后方大小马鞍山、前卡子、西卡子、三人班以南搜查进攻。兵力步兵七、八百人，自二十日间之搜索破坏，我后方工作人员兵力极单薄，未予

1939年10月

敌人以阻止。敌人似依叛徒奸细为情报根据，将我五、七军临时后方各森林密地自耕已届秋成之各种粮食完全毁损，约三百石以内收成之粮完全损失，残余无多，着足供后方工作人员临时需用。现正积极整备中。

我七军主力部队自春迄今由景军长乐亭、王师长汝起率领在饶河以北抚远及同江方面游击活动，状况尚佳。惟交通联络通信甚不易，兼代七军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同志率领七军教导团、补充团及第三师留守队在虎、饶一带活动，以独木河及虎、密毗连地带为中心，状况亦佳。惟对内部整顿及长期应敌计划与远距离移动等等实施困难。

第五军第三师九团部队（包括四军留守队）除宝清先遣〔队〕及后续西进部队外，现地师部留守处直属一个连协同七军部队活动。

季主任青不悉何项必要，半月以前赴××^①地，约二十天可归回。

总部对××^②地特别通信员陈学山同志半月前因任务紧急，随五军三师九团西进后续部队赴宝清

①②原文如此。